

苏珊·桑塔格全传 SUSAN

〔美〕卡尔·罗利森 莉萨·帕多克 著 姚君伟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SONTAG

THE MAKING OF AN ICON



苏珊·桑塔格全传 CUSAN

[美] 卡尔·罗利森 莉萨·帕多克 著 姚君伟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SONTAG

THE MAKING OF AN ICON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苏珊·桑塔格全传/(美)卡尔·罗利森
(Carl Rollyson),(美)莉萨·帕多克(Lisa Paddock)
著;姚君伟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8. 12
书名原文: Susan Sontag: The Making of an Icon
ISBN 978-7-5327-7920-8

I. ①苏… II. ①卡… ②莉… ③姚… III. ①苏珊·
桑塔格(1933—2004)—传记 IV. ①K837.1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45671号

SUSAN SONTAG: The Making of an Icon

By Carl Rollyson and Lisa Paddock
Copyright © 2016 by Carl Rollyson and Lisa Paddock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8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STPH)
All rights reserved.

图字: 09-2006-073号

苏珊·桑塔格全传

[美]卡尔·罗利森 莉萨·帕多克/著 姚君伟/译
责任编辑/管舒宁 装帧设计/张志全工作室

上海译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网址: www.yiwen.com.cn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o

上海市崇明县裕安印刷厂印刷

开本 889×1194 1/32 印张 14.25 插页 6 字数 278,000

2018年12月第1版 2018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8,000册

ISBN 978-7-5327-7920-8/I·4878

定价: 65.00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T: 021-59404766



图森东德拉克曼街 2409 号 (1943): 1943 年, 米尔德丽德带着两个女儿搬进一栋清洁小巧的四居室灰泥粉刷的平房, 位于东德拉克曼街 2409 号, 当时的东德拉克曼街还是一条泥路。桑塔格将她在图森的早年生活称为“我荒漠中的童年”(亚利桑那史学会提供)



Sue Sontag

Editor, *Arcade W'49*

《拱廊》编辑苏·桑塔格: 北好莱坞中学毕业生年刊
(1949 年冬) (贾梅克·海沃特提供)



苏珊·桑塔格在巴黎（约1958）（哈丽雅特·索姆斯提供）



苏珊·桑塔格与哈丽雅特·索姆斯在西班牙（1958）（哈丽雅特·索姆斯提供）

苏珊·桑塔格在希腊（约
1958）（哈丽雅特·索姆
斯提供）



菲利普·里夫（宾夕法
尼亚大学档案馆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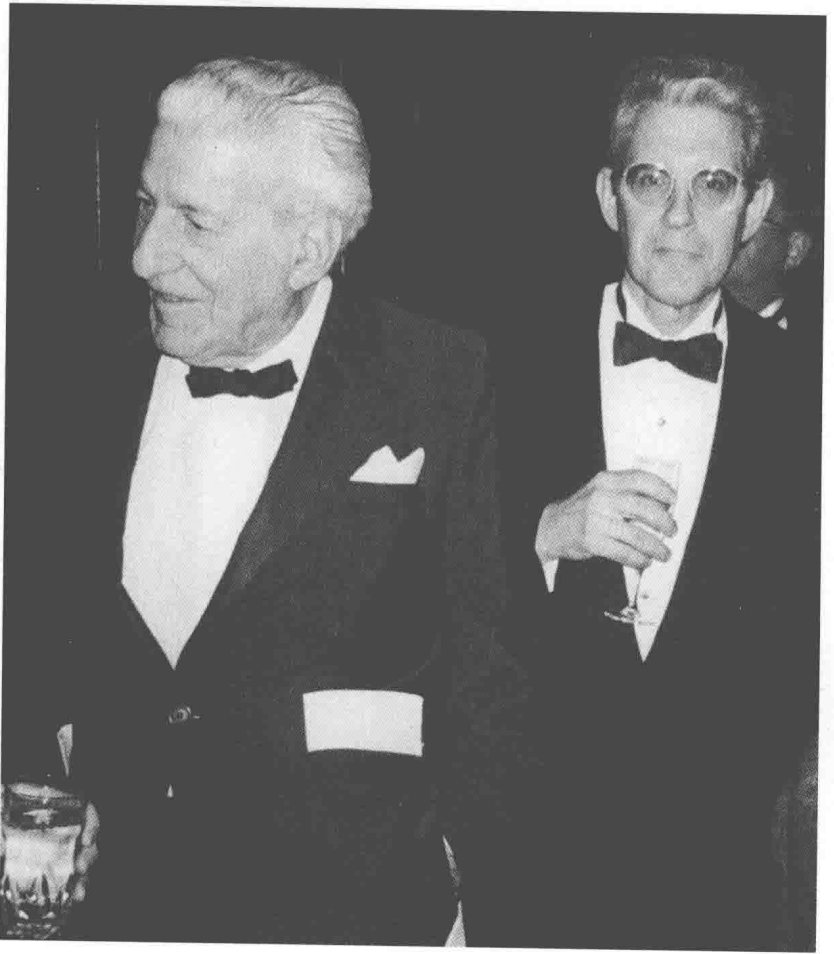




巴黎大学（作者收藏）



阿尔弗雷德·切斯特（特拉华大学图书馆特藏部提供）



罗杰·斯特劳斯与作者卡尔·罗利森（特德·克莱恩提供）



苏珊·桑塔格与戴维·里夫（《时尚》杂志提供）



《纽约书评》35 周年庆 (1998 年 10 月 19 日)。图中站立者 (从左到右): 罗伯特·西尔维斯、苏珊·桑塔格、琼·迪迪恩、达里尔·平克尼、乔纳森·米勒、詹姆斯·芬顿、出版家里·赫德曼、阿尔玛·吉列尔莫普里托; 坐者: 伊丽莎白·哈德威克和贾森·爱泼斯坦 (南希·克兰普顿提供)



桑塔格在哥伦比亚大学米勒剧院朗读（1999年2月24日）（南希·克兰普顿提供）



安妮·莱博维茨（2005）（罗伯特·斯考比提供）

献给

卡萝尔·克莱因、玛丽昂·米德和安妮·沃尔德伦

你要我做什么？这便是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①

——西塞罗

前 言

1996年我们有了写这本传记的计划后，写信给苏珊·桑塔格，希望采访她，尽管她似乎不可能与我们合作。她一辈子都在创造她自己。旁人打算来讲述她的生平故事，这个想法本身就好像冒犯她了。事实上，正如本书后面有一章所陈述的那样，任何人未经允许就写她的传记，都会激怒她。更为糟糕的是，一部像样的书怎么可能出自于不了解她的人之手？而且，传主尚健在就为他/她立传，这种传记究竟有什么好处？

有些书评家也反对我们的传记的写法，指出我们缺少与桑塔格的接触，并指责我们不仅把桑塔格写成一个作家，还把她写成一个偶像。他们要么不能接受她的卓越来自她的写作以外的任何东西这种想法，要么他们以为她自己所进行的形象打造不重要。我们查阅了几家档案，特别是弗雷·斯特劳斯·吉劳出版社存放在纽约公共图书馆的档案，但是，这在他们看来无关紧要；我们采访过她生活中的关键人物，其中许多如今已离世，其他传记作家永远都不可能采访到他们了，但是，这在他们看来也无关紧要。我们非常清楚，桑塔格的文学地位的上升，足以让我们写这类传记——她

的第一本传，即不管在她去世后有多少种出来，这一本都会是引人注目的。不过，话又说回来，传记每每为批评家所误读，也是无奈的事情，他们忙于小说和诗歌的研究，看不出传记与他们的研究之间具有的关联。

我们当时觉得，等我们的传主死了再动笔毫无道理，而希望不妨说给她一个冒险性的机会，来评论一下我们的著作。正如本书倒数第二章所表明的，我们感到失望，因为桑塔格所能想到去做的全部事情就是中伤她的传记作家，暴露出她在涉及理解传记作家如何以及为何写作时极其缺乏教养。那种对传记的粗鄙理解得到了她的友人的推波助澜，他们捏造出关于我们的著作的各种子虚乌有的故事，其中有些捏造收入了我们这个叙事作品，因为它们说明了桑塔格如何作茧自缚。

如今，接触到了桑塔格的书信和日记，我们有机会优化我们叙事的质感，加入一种直接性；这一直接性主要是因为不仅更加接近桑塔格本人的声音，而且更加接近她的友人的声音——包括在哈丽雅特·索姆斯·兹沃林非同寻常的日记和故事里听到的声音。但是，这一新证据也证实了我们对桑塔格的了解。桑塔格之子戴维·里夫在他给她的日记所写的前言里承认：“做这件事，最令人进退两难的事之一，就是至少在她晚年，我母亲根本就不是个袒露自我的人。”我们在20世纪90年代就完全是这样看她的。我们那时就不相信她选择了少数几个人向他们——甚或对她自己，除非可能是在心理治疗时——袒露其内心隐藏的自我。她对自己也说了实话。然而，她的戒备未必应该被视为欺骗。有些成功人士

在他们不去追究自己动机的时候，日子好过多了；这也许能够解释他们受不了写自传的想法。因此，传记作家来替他们写。桑塔格自己发现阅读她偏爱的作家的传记是一种审判，她完全知道她为何不希望看到自己的生活被写出来出版。看完西蒙娜·佩特雷蒙特撰写的西蒙娜·韦伊这位法国哲学家的两卷本传记后，她在日记里写道：“这本传记是对西[蒙娜]·韦[伊]的一次多么痛苦的去神秘化啊！”

桑塔格不想谈什么呢？一是其性事；二是其抱负。戴维·里夫再次证明了我们通过研究所获悉的东西：“尤其是，她不否认，但尽可能不讨论她自己的同性恋，也不承认她的抱负。”里夫接着说，他决定出版他母亲的日记是对她的隐私的一种侵犯。所以，20世纪90年代在一些人眼里似乎是那么糟糕的事情，不管多么遗憾，现在都被宣告为真相揭秘，这一点桑塔格的儿子无法避免。她的日记竟由他来编辑，这是可悲的，不过，考虑到他与他母亲之间的纽带，她渴望把他视为她一个个愿望与抱负的投射，他决定暴露她的隐私好像也是一件在所难免的事情。

事实上，尽管无法指望里夫承认，但是，只有在我们的传记出版之后，才有人向桑塔格问及她的性事。采访者想要就此话题问她，但谁问及个人问题，她都成功地给谁贴上标签，说他们粗俗。连最为大胆老脸的提问人都望而却步。对她而言，传记是粗俗的终极版，她有大量的朋友迎合她的偏见。

因为接触到幕后的桑塔格，我们能够听到她私下的声音。因此，本书现在是一本更为深刻的传记，但是，假如她当年和我们聊，直接

跟我们叙述她和别人、和她自己讲的话，我们的传记也还会是这种模样。我们今天并没有觉得在这本传记的初版中我们曲解了桑塔格。接下来的便是一个偶像级、充满矛盾的人物的肖像更新及增订版；这个人物从未满足于只当一名作家，尽管她热切地希望被视为一个作家以及世界文学舞台上的表演者。

卡尔·罗利森